

2502

铜川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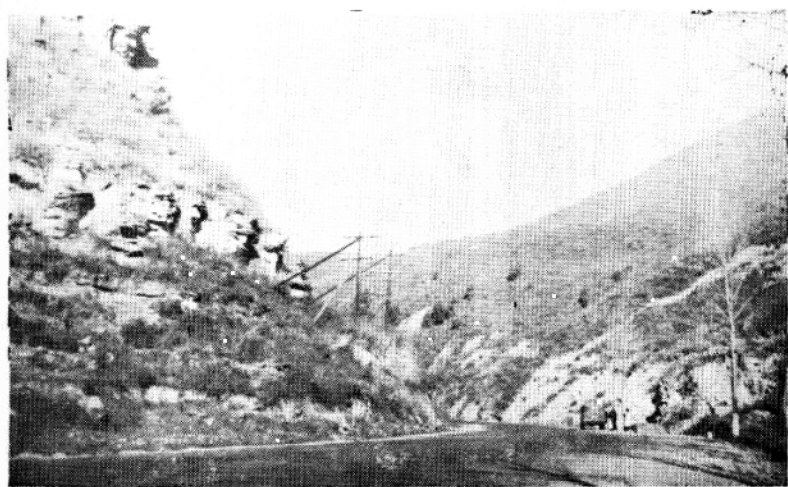
第三辑



陕西省铜川市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1231/30
北自正安別
歸來路不平
洛河鉄甲守
金鎖黯玄牕
箕豆何相迫
風波未可平
昔人哀鶴蚌
毋使所哀今

蘇林伯集賦梅道
中即景與南外達
中所見宛舍次韻
和之 蒼生亂的



金锁关南城旧址

封一 金锁关三关口

目 录

革命历程的回忆(片断)

.....强自修口述 王世雄整理(1)

用敌人的武器装备我们

回忆1948年4月白河战斗.....张恩聪(24)

王泰吉耀县起义

.....阴育民 杨增杰(28)

革命烈士宋志岐

.....王明皋 杨仲祥(33)

省委“交通员”老范来耀县活动片断

.....陈景蕃、雷醒民口述 陈任遐整理(37)

国民党横征暴敛，众百姓举义抗争

——宜君民变初记.....韦树清 和自强(43)

首次解放耀县城

.....陈任遐(48)

白喜在铜川辛亥革命中的活动

.....秦凤岗(54)

孙思邈墓地考

.....王明皋(58)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年龄考证

.....李景民 (63)

孙思邈“药王”之称载记于何时

.....张世英 (67)

柳公权及其故里

.....王明皋 (71)

杨虎城将军在耀县期间的活动片断

.....曹宏道 (78)

国家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授于雷雨顺同志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转自《优秀共产党员、气象学家雷雨顺》(85)

中共铜川市郊区区委、铜川市郊区人民政
府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雷雨顺学
习”活动的通知

..... (88)

忆气象学家雷雨顺同志

.....田树斌 (92)

春蚕到死丝方尽

——回忆我的叔父雷雨顺.....雷改莲 (101)

宜君历史名人杨素蕴

.....杨作栋 杨子洲 (108)

伊斯兰教在铜川的沿革及其发展简况

..... 苏尚勤 (118)

雷天一的反动活动片断

..... 曹宏道 (124)

国民党在耀县的垂死挣扎

..... 曹宏道 (129)

关于黄帝的神话和传说

..... 李忠厚搜集整理 (138)

华原磬——华原风物的瑰宝

..... 阎 凌 (146)

革命历程的回忆（片断）

强自修口述 王世雄整理

第一次搞武装斗争

一九三四年，红军二十六团南下秦岭，遭到失败。有一个战士叫刘廷选（进苏区后改名为刘维周），要回苏区，路过宜君。原先我通过陕西党的关系，给红二十六军捐过款，但始终没有直接找上关系。当时一见此人，喜出望外，用酒饭招待了几天，于阴历五月端午节前，我和堂弟强自珍（现在军事科学院工作），陪同刘廷选跑到宜君建庄，找到土匪民团头子何世兴。过去听人说他和红军有关系，所以就去找他。一见何世兴，他就用酒菜招待我们。当时我先问他和红军有无关系？他说：“红军常在这里寄存伤员，现在伤员走完了，暂时没有直接关系。”我提出请他帮助建立游击队，他满口应承地说：“我这里有一枝水连

珠枪，没在县上立案。把这枝枪给你们。我还有一股十几人带着十几条枪的队伍，头儿叫张步青，因和县政府闹翻了，现在乡下转游哩，你们和他联系。”我们通过他和这一股人联系上后，就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由刘廷选带领打土豪，一下手就把建庄财东李大的房子烧了。但没有建立根据地，跑来跑去，把队伍跑散了。最后只剩下刘和我介绍去的学生杨俊杰，两个人跑到苏区去了。

奔向苏区

——我从一九二八年起，就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反国民党反动派，搞学生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红军和苏区的好处等等，开始为革命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党的组织，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心里感到不满意，时常打算进苏区，但关系还没有找好，路线也不熟，一时还走不了。由于敌人对我加紧迫害，促使我下了最后的决心。伪县长和驻军团长冯长眉、县公安局长樊建堂三人开了一个会，决定逮捕我。公安

局长樊建堂是个中间偏左分子，和我个人关系不错。他一开完会就在县城街道上找我，到处都找不到，在街上碰上了我侄儿强建勋，叫他赶快转告我。强建勋闻讯后，马上跑回家通知我。我离开家在亲戚家里躲了一个多月。这时，有家不能回，呆在亲戚家也不是长久之策，整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决定还是进苏区。没有关系，不知道路，都不去管它，豁上一条命闯吧，也许能闯开一条通往苏区的路。

头一天跑了一百多里路，因为没有人指引，路也不熟，跑到土匪民团头子夏老么住的寨子对面。见寨子上有一个人在吹号，我搞不清是什么部队，又往回跑。在路上遇见一个老乡翻麦地，我问他寨子上住的什么队伍。这个老乡很不高兴地回答说：“是夏老么的队伍！”我以往听过这个人。一听不对头，又调转身跑到一个梢林子里，把衣服一换，又开始向北跑。跑到天快黑了，才到富县太平。这是苏区和白区交界的地方。我看见许多人背着行李向外逃，我就找了一个比较老成的老乡，打听那里是苏区。他告诉我。再向东不

远就是西县道，那里就是苏区。我按老乡指引的方向跑去，到西县道已是黄昏了。我见村头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垒粪，我请他找一个歇处。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你等一下。”就跑进村子里去了。不一会，他一个人先出来，把我领到下边，让我坐在一个碾子上。接着，就从村子里出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镰刀和绳子，把我绑了，带着往原上走。我弄不清他们是夏老么的便衣队，还是红军？就一路上问东问西，听他们的口气，听来听去才摸清是苏区的赤卫队，我就放心了。我给他们说：“你们把人弄清，我不是夏老么的人，我是到苏区去的！”那几个人听了就自己搭话说：“这人是到苏区去的，今晚不敢杀。”又把我领到一个小庄子上，开始盘问我：“你到苏区去，你知道革命为了啥？”我简单地回答道：“革命就是为了穷人。”我一听赤卫队的水平相当高，他们提的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那些同志显得很高兴，就把绑我的绳子松开了。买了白面条、西瓜招待我。到睡觉前，他们又说：“这是边境地方，不巩固，现在还没有完全证实你是

什么人，对不起，今晚暂时还得把你捆上。”我说：“没关系，你们捆吧！”就在这里过了一夜。

仲勋同志吸收我加入革命队伍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中宜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革委会的主席是张仲良，正在养病。他一听关于我的情况汇报后说：“我不见，让他去，这是小资产阶级疯狂了！”这里不接待，他们就把我转到洛河上川阎家湾陕甘苏维埃政府，让我去见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前几个月见了从宜君跑过来的强自珍等五个学生，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对我是一见如故，态度很亲切。我一见他，也印象很深刻。仲勋同志当时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精精神神的，双目炯炯有神，流露出这是一个可以明察秋毫的领导人。和习仲勋同志交谈后，就把我分配到苏维埃政府秘书处工作。过了几个月，边区就开展了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运动。一个早上吃过饭后，

习仲勋同志在伙房里召集开会，我就坐在他的右边。他把盒子枪的机头扳起来放在大腿边，神色也比较严厉。我一看不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当时，认为从西安来的学生都有问题，叫出去一个，就绑上了。一看这个阵势，把我旁边坐的白生才吓坏了。我还不在于，认为二十五军的保卫工作做得好，把混进来的特务都查清了。到了第二天，我就考虑不对，哪有这么多的特务，同时也意识到我也可能是个审查对象，就以要求入党的名义，对习仲勋同志把我过去的历史问题（包括陕北肃反委员会的事）都谈了。仲勋同志说：“你申请入党的事，还要给特委谈。”关于我的历史问题他都知道，明知我没有什么问题，但考虑在当时那种“左”的气氛下，什么也不必讲，若稍再怀疑我就完了。一九三五年，在陕甘宁省委，他对宜君的学生杨子珍说过：“你们那位老强把他的历史都给我讲了，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决定暂时不向上汇报，如果报上去，他就完了。”所以我在那时，总算是把这一阵风浪躲过去了。现在看这个问题，习仲勋同志为了保护党

的干部，当时这样做是对的。

入 党

一九三五年冬，红泉地区（即所在的甘泉、临镇）执行“左”倾肃反路线，造成赤色恐怖，群众纷纷外逃。陕甘宁省委派宣传部长李一氓同志和我去那里安抚群众。我们从富兴、署岭找了一个带路的老汉，一行三人路经富县榆林桥四家岔大东梁，遇见土匪劫路。土匪把我们三人绑了，向大东梁的南山里拉去，拉在一个深沟里，把我们的外衣都剥去，李一氓和我还有一件衬衣，带路的老汉里边没衬衣。赤身露体地搁在雪地里。土匪们在一起商量对我们的处决意见。有的说要枪毙，有的主张放了。一时看来主张枪毙的占了上风，把我们三个人拉起来，枪口刚对着我们，被后来的另一伙叫住了。他们又跑去商量。一连这样反复了三次。最后，有一个土匪说：“还是不能枪毙。现在弄清这三人是红军，红军将来得天下哩。我们要成事，就不能杀红军。”

当时，我们感到红军的影响确实很大，也知道死不了啦。后来，土匪拉着我们往南走了一段，把我们放了，换上衣服，指定我们往东走，不能再往其它地方走。我们只好按他们指定的方向走，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走不动了，都躺在雪地上休息。李一氓一手抓一把雪吃，另一手又抓一把雪给我吃。在紧急关头，阶级感情就流露出来了。我因为肚子痛，再渴也不敢吃。歇了一会儿，看着天上的星星辨方向，又往回走，摸到了四家岔的后沟里。三人一商量，决定当晚再翻山，到了九龙泉。第二天上午走到金盆湾，找到了区委。区委的同志正炖了一锅牛肉吃哩，见我们来了，也让我们吃，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香的牛肉！我们在红泉工作了一月多，把肃反造成的恐怖气氛平息下去了，就返回原工作地点。这时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到边区后，提过入党的事，但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还不是党员。在县和区上，李一氓同志都给旁人介绍我是党员，他是部长，我也不好说不是，所以当了两、三个月的假党员。回到边区政府，李才知道我不是党员。

一九三六年春天，由朱开铨、曹力如两同志介绍，我填表加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即调省委组织部任干事。不久，在中央工作的邓发同志来这里视察工作，找我谈话，才把我进苏区前的历史弄清了。他告诉我：“自修同志，你在宜君的那一段工作，中央知道。你在学校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可以集体入党。团结在读书会周围的非会员，可靠的可以个别入党。”没多久，我就去搞东北军工作，因此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没有完成。一九三六年冬，刘培植同志调东北军内部工作，路过宜君，把读书会的十几人集体发展入党。这件事，我给他没谈过，中央给他谈过没有，我不知道。

在 陕 甘 工 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工委分家前，调我去甘泉县委当白区工作部长。才去五、六天，又调回任陕甘工委候补委员。后又提为正式委员。在此以前，工委就由道德原撤到洛

河川。在讨论道德原的工作时发生了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在道德原的驻军很多，群众的负担很大，那里的工作不好开展。我们一去，群众就会反对。我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我军驻道德原，虽然给群众增加了很多负担，但我们给农民分配了土地，做了深入的群众工作，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工委当即决定，由我带领红军一个连和甘泉的一个游击队，去道德原做恢复工作。我们到那里发现，群众早拉着牲口都跑光了，只有一个山东老太婆在家里摊煎饼。她一看我们是红军，就跑到沟边喊她媳妇：“咱们的队伍回来了，你们把驴拉回来！”她把媳妇和乡亲们也叫回来，摊了许多煎饼，非要叫我们一人吃一张不可。我们人多，觉得不好，她不行，硬要我们吃。一开头遇上这件事，群众待我们亲如一家的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增强了工作信心。

工委决定让我们去道德原，主要是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一月多，和东北军接触不少，经常帮助他们买柴草、蔬菜和羊只，已建立一些关系。在这期间，东北军进攻洛河川，红军主力西

去，工委也转移到高桥川去了，把我们和红军和工委都隔断了。我们内部意见又发生分歧。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应从腊八庙西进，赶红军主力去。我的意见是，我们虽然已被截断，但在这里还有广大的地区可以回旋，应当根据前线的变化再决定我们的行动。赞成我的意见的只有两人，占绝对少数。我把这些意见向红军和游击队一讲，负责干部不赞成走。大部分战士是本地人也不愿离开，有他们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先退到槐树庄，把笨重行李都藏了，全部换成轻装，然后上原工作。我们上原重新开展工作，进攻洛河川的东北军后退了。由于他们原先和我们建立了关系，整天找我们的络绎不绝，对我们颇有好感。做了一段工作，我们也认识到争取东北军，教育朋友，当时是一件大事。东北军中有些人和我们交了朋友，有时也敢对我们谈些心里话。例如有一个东北军的副官，他对我们说：“红军啥都好，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好。士可杀而不可辱。批评是侮辱人哩！”我们给他做了不少解释，他临走时说：“我心里